

花桥文艺丛书

自作多情

——绍六短文集萃

● 绍 六 / 著

基于作者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所以作品处处给人以难以寻觅的人生体验。阅读此书，深感作者立意高远，作品构思奇巧，字字珠玑，充满激情，难得如此地袒露胸臆，直面人生。且作品涉猎广泛，行文精美；其中散文美轮美奂，游记隽永飘逸，杂文犀利深刻，评论精准务实，小小小说睿智智慧，熔可读性与情趣性于一炉，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并深信能给读者以极大的人生启示。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自作多情

Zizuo Duoqing

——绍六短文集萃

● 绍 六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作多情:绍六短文集萃/绍六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

(花桥文艺丛书)

ISBN 978-7-5430-5633-6

I. ①自… II. ①绍…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252 号

著 者:绍 六

责任编辑:方 雷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375 字 数:272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陈汉桥

著名作家李绍六退休前写作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五彩包围圈》、《狱霸》，短篇小说集《彩霞姑娘》，中篇小说集《镶金边的云彩》、《妻子不是模特儿》，长篇纪实文学《吴天祥》，以及电视剧《母子情》、《荷花姑娘》、电视连续剧《漩流》等。曾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他退休以后，壮心不已，仍然潜心创作，笔耕不辍，抒写情怀，讴歌时代。以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对生活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无限热爱，写出了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他除了继续写小说外，还写作出版了社会学专著《都市悬崖》、《世纪之交：中国大转岗》，跨学科专著《成瘾性》、《隐形杀手》、《超越生命临界点》、《非理性》、《流动的文明》等等。还发表了不少精短散文、杂文。这些作品，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对社会生活以及精神领域有着全方位的关照。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反响，读来引人深思感喟。显现了这位老作家深厚的生活和艺术功底，体现出了他努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民群众，以文艺精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写作态度和思想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老作家是我们的社会财富，他们德艺双馨，宝刀不老，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地埋头写作，不断有优秀的作品问世，为我们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这种不断深入实践，不断进取开拓的创新精神，可佩可嘉，为青年作家做出了榜样。我衷心祝愿他们身健笔健，永葆艺术之树常青。

作品简介

在人们的印象中，作家绍六以创作中长篇作品和影视作品为主，其实他同时也创作发表过大量各类较短的作品，包括散文、杂文、游记、评论和小小说等，这些作品散发于全国各报刊，如《人民政协报》、《中国广播影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芳草》、《武汉晚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厦门日报》、《海口晚报》、《燕赵晚报》等等，数量之大，令人吃惊，且其中不少作品得到转载推荐和各种不同的奖励。此次选取一部分作者自认较好且尽可能短的作品结集出版，不仅是武汉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对读者愿望的一次满足。基于作者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所以作品处处给人以难以寻觅的人生体验。阅读此书，深感作者立意高远，作品构思奇巧，字字珠玑，充满激情，难得如此地袒露胸臆，直面人生。且作品涉猎广泛，行文精美。其中，散文美轮美奂，游记隽永飘逸，杂文犀利深刻，评论精准务实，小小说睿智巧慧，熔可读性与情趣性于一炉，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并深信能给读者以极大的人生启示。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篇目虽多但篇幅较短，各自独立成篇，读者可随意选读，皆可获得完整的印象和独特的感受，给了读者阅读的充分自由。

一 自作多情

爱怨交错影视梦	1
从莎朗·斯通的鼻子到莱温斯基的性观念	7
接轨与“接鬼”	12
男人,剥掉我们的伪装吧	13
目光	16
节日	18
残余的优越感	20
被遗忘的家庭话题	22
半老头儿加.....	25
“义”是双刃剑,看你用哪面	27
金鱼苗之死	29
伊琳娜,你在哪里	31
一盒古币	35
我的匣子	38
键盘前的沉思	40
可爱的魔术师	42
证明的证明	44
好一个“喂”字	46
见面时的问候	48
就怕老总没有兴趣	50
生日心态	52
丑丑发了财	53
追究之“追”	56
关于今天花明天的钱	58
古怪	60
错字过敏症	61

目录

Mu Lu

洋包装与小瓷葫芦	63
美感与骨感	65
场面与脸面	67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69
哄抬	71
说说“不良少年”	72
排名与座次	74
口令心理和克隆时尚	75
从集会到“带功报告”	76
奥运会的魔道之争	79
足球是第一运动吗	81
不要轻易拔高	83
拳击节目之悟	84

二 自言自语

新芽的雨露阳光	88
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	91
老人与洪水	92
直面日历	94
我看接连死去的两位世界性女性	97
十五斤大米	99
一念之差	104
大哥，那边也有值得你抄录的作品吗	106
大姐就读过的“圣玛利亚学校”	108
钢笔刻字	110
发饼	112
没有冰雪就没有真正的温暖	114

Shaoliu Duanwen Jicui

一 自作多情

爱怨交错影视梦

上世纪 80 年代,我任《芳草》文学月刊副主编。但按职称评定的“硬件”标准,连评初级职称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有进过大学。

“赶紧参加一次资格培训的学习吧。”好心人劝我。但我摇了摇头。

“如今不少大学开办作家班。你去,趁现在有些大学老师求你发稿子,他们是你的作者,成天叫你‘老师’,你去‘混’张文凭还不是手到擒来。他们巴不得你去找他们哩。”另一些好心人劝我。但我还是摇摇头。

几天以后,我提出调离编辑部的申请。

领导见我态度坚决,便根据我当年在文学创作上的实际情况,将我调到文学创作所,也就是不久以后的文学院。于是,我成了一名当时不太讲究“学历”的专业作家队伍的一员。后来,我被任命为文学院副院长。

然而,这件事在我心头引起的波澜却久久难以平息……我为什么不去“混”一张文凭?一言难尽啊,真是一言难尽!

读高中时,我是下决心进大学的。依我的学业成绩,进一般大

学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我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心中的大学和专业,那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我热爱电影,迷恋蒙太奇艺术,认为那是奇妙而梦幻的世界,那是我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我自认有表演天赋,自认有架构与组织故事和铺排情节的潜力,自认通过学习可以驾驭故事片或纪录片的制作。总之,我觉得我这辈子是离不开蒙太奇艺术了。

为了实现梦想,我开始较系统地自学当年在电影界占统治地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阅读了几乎我能弄到的所有《电影艺术译丛》等有关书刊,钻研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格里布诺维奇、M·罗姆、斯米尔诺娃等大师的作品和理论,观看在影院放映的几乎所有影片,对每部影片写观后感,并将影票贴在观后感的后面。不仅如此,我还主动写信给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表达我的理想。没想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系主任张客老师真的关注起我来,指示导演系学生李昂回复我的信件,并与我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自编了一些单人小品,寄给北京求教。

这样到了1957年我高中毕业,可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这年不招生。为了我的理想我的梦,毅然放弃了投考普通大学的机会,怀揣在铁路局工作的大哥给我的30元钱和一张家属免费车票,只身来到北京。我以朝圣的心情踏进当时位于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北京电影学院。我要实地接触接触我的大学,向我的理想靠拢。

我见到张客老师、李昂及其他同学,如拍摄著名的《我们热爱和平》摄影作品(后制成著名宣传画)的阙文等。他们热情地带我参观校园,参观离学院不远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等令我神往的地方,观摩他们的学习课程,与他们一起观看新片《寂静的山林》等,并参与他们对影片的讨论,甚至在讨论中抢着发言。虽然当年我进不了这所大学,但我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我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啊,而有

理想的生活更是百倍的绚丽！

返回武汉后，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继续钻研着电影艺术，并对当年风行的法国电影和印度电影进行长篇解析。我将这些文章寄给李昂，得到电影学院师生们的较好评价。

我为我心中的大学苦苦等了一年。1958年，李昂早早来信说，导演系今年决定招生，而且在信中表示，像我这样视蒙太奇艺术为生命的青年，他们还没有发现第二人；张客老师也十分欣赏我，他要我树立信心，作好报考的准备。

可是不久，李昂又来信说，这次电影学院的招生将由对社会招生改为“内招”，需要省市文艺主管部门的推荐，要我有所准备。这对我无异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是一段多么难熬的日子呀！我是一个普通市民家的孩子，与省市文化领导机关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我只得成天到有关机构乱闯乱问，拿出自己写的影评和学习心得，拿出李昂的来信想证明自己，想获得一封推荐信。可我得到的却是一张张冷淡的面孔，那一个个不愿扬起头来听我申述的官场中人，那一座座深宅大院的台阶，那一束束视我如怪物的、充满狐疑的目光……我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份“省市文艺主管部门”的推荐信。

正在我处于悲伤绝望的时刻，突然接到一封信。信封是淡蓝色的，字写得遒劲有力，邮戳却是本市的，但没有落款。拆开一看，竟是张客老师写来的。原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组已来到武汉，住在汉口饭店二楼，对中南五省进行招生；由于张客老师的坚持，招生组破例允许我在没有推荐信的情况下参加考试！

这是一次多么激动人心的考试啊！考试采取的是直接面试，主考和被考围坐在一起，像在促膝谈心。开始我有点紧张，但谈着谈着，我便彻底放松了。三位主考中除张客老师外，还有影片《赵一曼》的赵一曼扮演者、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系主任石联星，另外还有一

位一言不发的中年男人。他们与我进行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对话。我感觉十分顺利,甚至发现他们对我掌握的电影知识流露出某种惊讶的表情。对话结束后,张客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叮嘱我多准备一些防寒衣物,还说了一些我在入校后要遵守的规则,课余时间要看些什么书籍之类的话,甚至还要我代他向我的父母问好。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我清楚地记得,石联星老师的手是柔软的,张客老师的手是温暖的,那种柔软和温暖的感觉我从未忘记……

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当时一贯支持我学习电影的大哥在铁路系统被打成右派,还有我家庭的某些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北京电影学院最终未能接受我。张客老师为此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开导我说:社会是一所大学,你可以继续在这所大学学习;你的文学底子很好,可以向这方面发展。信的最后是:“语短情长,望三思!”

啊,我的大学梦,我的导演梦,破灭了!

我没有流泪,却来到长江与汉水的交界处。面对江水河水,大声唱起30年代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应当承认,一闪念中,我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我不甘心,我不想死,因为张客老师有嘱托;我不能让张客老师,不能让李昂,还有不能让我那已被送至蒲圻县一座煤矿劳动的大哥失望……

是的,那一阵子,我在街头无休无止地徘徊,曾在中山公园不吃不喝地待上一天又一天,曾在汉口六渡桥“铜人像”的基座旁久久凝望孙中山先生那睿智宽厚但带着深沉哀怨的面容……

我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因为我意识到,只有活下来,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亲人的期望之情,才能报答和感谢前辈中像张客老师那样为我仗义执言者,才能报答像兄长那样关怀过我的李昂和他的同学们;同时,更是为了我的夙愿,我那已变成永恒的遥远

如星辰的大学之梦。我将我的青春梦，定位在那永远难以企及的遥远的星辰，让它永远照耀着我，也让我永远仰视着它。

我下定决心，在社会上学习，让大学之星永远照耀着我，而不是将她攀摘在手上。

接下来的许多年，是我那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无论我在什么单位，无论我是搞美术、搞搬运、搞制版、搞喷花，无论我是当工人、或因“攻击”江青而当囚犯，以及后来当厂长、当编辑、当副主编，还是当专业作家，我都始终没有去惊醒我那揪心的青春梦，始终没有忘记在晴朗的夜晚，抬头仰望那遥远而永恒的星辰。因此，当要我取得什么“资格”而去应付一下时，我便感到是对我那纯美而悲情的青春梦的亵渎；当要我去“作家班”“混”一张文凭时，我就感到像是要我用墨水泼洒达·芬奇的油画，或是用嚼过的口香糖糊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上那样，令我不能容忍！

我有另一所大学，严格地说，应该称它为社会。

继我创作的《母子情》由湖北电视台摄制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武汉市文化局又摄制了我的电视剧《荷花姑娘》，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紧接着，我任编剧的12集电视连续剧《漩流》开机了！我想，这无数个镜头，无数个画面，都是我的青春理想之梦的折射和投影。

记得那些天的夜晚，当中央电视台播出《漩流》时，当著名歌唱家吴雁泽以那浑厚的男高音唱着这样一些句子：“虽说是人前人后几经周折，急切中织云拨雾推浪逐波。得到几多，失去几多，一时无言，难以诉说……”每次每次，我的眼眶都噙满泪水。

但我始终没有让眼泪潸然落下。我最亲近的人都知道，自从我经历了人生中那些离奇而坎坷的经历后，我再也没有真正让泪水流出来过。在外人看来，我成了一条不流泪的铮铮汉子。但实际上，我是将泪水化作我对人生的思索，化作我对真正关心和爱护我的朋

友和老师,如对张客和李昂以及我的亲人们的思念。

大学,作为我心中永恒而遥远的星辰,我是不会企及也不可能企及了,让它永远在太空照耀着我;但作为我的这个星辰的象征物——电影艺术、电视艺术,也就是蒙太奇艺术,我却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追逐。无论条件怎样恶劣,我都在学习,学习。当然,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我不可能系统地学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只能做到弄到什么就学什么,一本《红楼梦》,几乎每一页有我的指纹;一本《基度山恩仇记》,我几乎可以将它从头到尾讲出来;至于《唐宋名家词选》,我不仅大多会背,而且自信达到可以为它重新作出注释的程度。有趣的是,199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果真出了一本由我注释的清代蕲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并且在市场上卖“疯”了,甚至出现了盗版。

对于不少人,青春梦容易发热发烫,但要长期保持它的热度却很难。它需要锲而不舍、痴迷、失败了再干;与此相伴的当然还有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客观地说,我至今并未成功,也许永远不会成功;理想仍然在向我招手,距离我仍然相当遥远。电影界依然不肯低下它那高傲的头颅。我虽然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主攻手之谜》和根据我的另一个电影剧本改写的小说《十字魔影》,但前者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搁浅,后者的希望几乎等于零。这也许是我后来关注电视的因由之一。我自我安慰地说,电视对于电影来说,是按比例缩小了的人物、场景和我的梦,也是不按比例放大的观众群、覆盖面和我的梦。虽然这话有点不太专业,有点自欺欺人,但欺欺自己又何妨?我的主要创作仍然是小说,它们中的某些作品,可能成为其他情节性艺术样式的母体。这些年来,我创作了几百万字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五彩包围圈》和《狱霸》,令看过这些作品的电影界的人发出这样的评语:“这个作者懂影视。”是的,我多少懂一些。在创作上,我近年的

主要精力用于跨学科研究,并且首都出版社关注我正在创作的五卷本的“跨世纪跨学科丛书”,它们的书名已定为《成瘾性》、《非理性》、《隐性杀手》、《流动的文明》和《超越生命临界点》。

是的,我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学文化程度的人,现在常到大学讲课。每次我对青年学生讲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我是以你们的朋友的身份来与你们对话和交流的。”在我的心中,我却是在对大学本身说:我那闪亮的、永远照耀我前进的星辰啊,我来到了你的身边!我在向你靠拢!

“同学们,你们是幸福的……”这是我接下来必然会说的一句话。许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我在说这句话时,心中流淌的是带血的泪水……

1997年《深圳青年》

从莎朗·斯通的鼻子到莱温斯基的性观念

儿时说到洋人,立刻想到大鼻子,进一步就想到了高鼻梁的鹰钩鼻子,再进一步想就成为坏人、阴险的象征。于是,对有这种长相的人,第一印象就难有好感。后来逐渐发现,中外历史上有不少文治武功者,对人类、民族、文化贡献良多者,也有长着这类鼻子的,看法才逐渐缓和。但至今要我特别喜欢长着这种鼻子的人,似乎也难。我对容貌的审美定势中关于鼻子的这一部分就这样形成了,要想彻底改变,可能性不大,但是不以长着大鼻子、鹰钩鼻子的为坏人,则是可以做到的。

由此推想,西方人大概也会以小鼻子、塌鼻子为丑陋与低能的象征。因此,虽然不希望自己的鼻子太大,但也不希望自己的鼻子

过小,尤其不希望是个塌鼻子。后来从镜子中发现自己的鼻子比较适中,也就对娘老子没多大意见了。这大概是鼻子审美之中庸吧。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鼻子的审美中似乎也能透析出某种蛛丝马迹。

然而,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鲁迅语),随着岁月白驹的不停过隙,所有的东西都在不着痕迹地发生变化,蓦然回首,才察觉到这变化的轨迹。对鼻子的审美也似乎如此。

我首先是从西方美人和名人的鼻子上察觉到这一点的。

虽然布什父子仍可归于“鹰钩鼻”一类,但西方男人的“梦中情人”——美人儿莎朗·斯通的鼻子,则已完全东方化了。我通过录像,既从正面也从侧面仔细看过她的鼻子,的确东方化了,不信者可以仔细看看她主演的著名影片《本能》。这部影片中她最早出现在近海别墅阳台上的那一组,近乎慢镜头的摇拍“出镜”或称“亮相”,看得出是西方影坛将她作为标准美人推介出来而特意精心摄制的;在我们东方人看来,此妞也的确可人。一位长着东方鼻子的女人,既被西方人看中,也被东方人认可,这种现象,至少是西方人在对鼻子的审美向东方人靠拢或称妥协的一种表现。再说美国的硬汉影星施瓦辛格,他的鼻子同样是东方的,而且就东方的标准来看,似乎还属“较小和稍塌”的那一类。但他的影片不仅在东方受到欢迎,更获西方的口碑。其票房价值甚高,不然,作为一个移民,作为一名健美运动员,是断然成不了亿万富翁的;最有趣的是,他竞选加州州长,虽然在男女问题方面遇到不少麻烦,但呼声竟然出乎意料的好,并取得了成功,甚至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都愿意成为他今后政治前途的未来搭档。这至少看得出,美国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小鼻子壮汉的,虽然这是美国典型的选举闹剧的又一期版本。

与此适成明显对照的是,在西方不断出现受人欢迎的小鼻子的同时,东方却在不断出现受人欢迎的大鼻子。日本的男星与女星中,有大鼻子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人以为他们都是东西方的混血儿;

再瞧瞧中国的影星成龙、歌星张学友等，岂不都有一个大大的、鼻头下垂的鼻子？虽然就我所知，他们都是纯粹的东方人。

如此看来，东方人对鼻子的审美情趣同样发生着变化。在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同时，东方也在向西方靠拢，共同演绎着鼻子的审美，相互接受对方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的相互靠拢，在不少情况下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因而也是具有巨大融合力和巨大冲击力的。

这种变化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交流中出现融合，融合中出现认同，认同中逐渐修正审美取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由此推演开去，审美中的胖与瘦不也在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吗？当然，这方面不仅仅是东方与西方的价值取向的相互转化，在不少情况下，还表现为以往年代的胖瘦观与现实生活中的胖瘦观的转化。如今，至少在东方的传媒和商界，人们谈论的几乎都是减肥、减肥药、减肥方法，而鲜闻“努力加餐饭”的祝福和“您吃过没有”的问候。方方面面，男男女女，都以瘦为美。“美”到极致，便是所谓的“骨感美”，也就是普通中国人常说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这种“美”与东方的传统美，与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国唐代的丰腴美、富态美，适成强烈反差。而在西方，虽然他们发明了所谓“骨感美”的概念，宣传瘦为美的取向，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却似乎有些“阳奉阴违”。这从他们人群的平均体重在不断增加中可以看得出来。我敢肯定地说，西方人实际上在不声不响地接受着东方的、中国传统的丰腴美、富态美的理念。因为事实上，人们，特别是女人，其真实状况是“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们一天天胖起来”；我们在大张旗鼓地学他们，他们则在谨慎含蓄地学我们。这其实也是一种相互融合，也是一种逐渐修正自己审美取向的过程。只是其中更多一些商业谋略罢了。商人们，特别是西方的商人们，在暗中推销着他们的减肥产品和减肥方式。

其实，这些转变都无伤大雅，大鼻子与小鼻子，胖子与瘦子，只要健康至上的根本标准不变，怎么交流、融合、转变、认同都行。我

担心的倒是另一种观念的融合、转变和传播。

请看看这样一本书：《莫妮卡的故事——莱温斯基自白录》。

莫妮卡·莱温斯基何许人也？详细介绍甚为麻烦，简单介绍则十分容易：就是那个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闹出被称为“拉链门”性丑闻的那位女性。没想这一丑闻竟成了她的“资本”，竟然使她有了出这样一本厚厚的书的捞钱机会。如何评价这本书呢？也许用比较的方法简单明了。我先谈谈与之有点可比性的另一本书吧：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中国作家协会为了让作家们“见识”广一点，于是将历史上最著名的禁书《金瓶梅》印了若干套，有选择地卖给部分作家。即令这样，这本书仍旧保留了二万多字的方框框，即所谓色情部分。这二万多字是不能让经过挑选的作家们看的，当然更不能让一般的作家和普通民众阅读了，因而也只能称为“洁本”。如此的防范便可想而知，《金瓶梅》是怎样一本具有“色情”特点的禁书了。至于中国有关方面如此防范，怕中国人看了以后出什么问题。对这种做法究竟如何判定，本文不加详谈，但此书与《莫妮卡的故事——莱温斯基自白录》相比，大概只能用“小巫见大巫”来形容了。前者再怎么讲，也就是那二万多个方框框，在《金瓶梅》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委实微不足道；而后者，即《莫妮卡的故事——莱温斯基自白录》，用中文计算，长达62万字，可以说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页，都是对性的极其露骨的描写！色情描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说百分之百稍嫌过分，说百分之九十八则是比较公正的。无论莱温斯基怎么为自己辩护，但她所宣扬的就是性爱至上、滥爱有理、淫荡技巧无限。

我见到的这本《莫妮卡的故事——莱温斯基自白录》，封面上标明为“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杨向斌、顾涛翻译。当然，我怀疑这是盗版者的伎俩。但是，当它在美国畅销不久，在中国就见到这个版本了。无论正版也好，盗版也好，总之是进入了中国市场。进入